

小书虫读经典



Stray Birds

飞鸟集

全译本

[印度] 泰戈尔著
郑振铎译

作家出版社

飞鸟集

[印度] 泰戈尔 著

郑振铎 译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飞鸟集 / (印) 泰戈尔著; 郑振铎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5. 9
(小书虫读经典)
ISBN 978-7-5063-8057-7

I. ①飞… II. ①泰… ②郑… III. ①诗集—印度—
近代 IV. ①I3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30164号

飞鸟集

作 者: [印] 泰戈尔

译 者: 郑振铎

责任编辑: 王 旻

装帧设计: 北京高高国际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 210

字 数: 163千

印 张: 6.75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8057-7

定 价: 21.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要是童年的日子能重新回来，那我一定不再浪费光阴，我要把每分每秒都用来读书。

——泰戈尔

名家谈读书

余秋雨 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早一天就多一份人生的精彩；迟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扰。

季羨林 书是事关人类智慧传承的大事，这样一来，读书不是“天下第一好事”又是什么呢？

王蒙 读书是一种风度，读书要趁早，要超前读书，多读经典。

于丹 生活就是一锅滚开的水，它一直都在煎熬你，问题是你自己以什么样的质地去接受煎熬，最终会看到不同的结果。读书就是干这个的，就是滋养自己。

贾樟柯 我们心灵敏感之程度，或洞悉人情世故的经验，很多都来自阅读。

杨澜 读书可以增加一个人的底气，也许读过的东西有一天会全部忘掉，但正是这个忘掉的过程，塑造了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和举止修养。

鲁迅 读书无嗜好，就能尽其多。不先泛览群书，则会无所适从或失之偏好，广然后深，博然后专。

孔子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高尔基 我读书越多，书籍就使我和世界越接近，生活对我也变得越加光明和有意义。

歌德 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莎士比亚 书籍是人类知识的总结。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普希金 读书是最好的学习。追随伟大人物的思想，是最富有趣味的一门科学。

培根 读书使人充实，讨论使人机智，笔记使人准确，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

“小书虫读经典”著名翻译家 简介

吴钧陶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曾为上海太平洋出版公司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及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

白 马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国际文化学系副主任，著名翻译家。

张友松 著名翻译家，在鲁迅的推荐下曾任上海北新书局编辑，建国后任《中国建设》编辑。张友松先生是马克·吐温中文译本第一人。

宋兆霖 著名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迄今已出版文学译著五十多种，2000余万字，译著曾多次获奖。

刘月樵 中国翻译协会表彰“资深翻译家”，中国意大利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意大利语部译审，著名翻译家。

晏 榕 著名翻译家，文学博士，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主持人，主要从事东西方诗学及文化理论研究。

李自修 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曾任教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

- 傅 霞** 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著名翻译家。
- 管筱明** 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资深编审，翻译著述颇丰，尤以法语为主。
- 黄水乞** 厦门大学国贸系教授，著名翻译家。
- 姜希颖** 浙江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浙江外国语学院英语教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美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
- 王晋华** 英美文学硕士，中北大学外语系教授、硕士生导师，英美文学研究与译著多部。
- 王义国** 文学翻译家，教授，英美文学研究和译著多部。
- 杨海英** 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大学硕士，主要从事新闻工作和文学翻译。
- 姚锦镛** 著名翻译家，任教于浙江大学，主要从事英、俄语文学翻译工作，译著颇丰。
- 张炽恒** 外国文学译者，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
- 周 露** 外国文学译者，俄罗斯语言文学硕士，浙江大学外语学院俄语副教授。

种好处女地

——“小书虫读经典”总序

梅子涵

儿童并不知道什么叫经典。在很多儿童的阅读眼睛里，你口口声声说的经典也许还没有路边黑黑的店里买的那些下烂的漫画好看。现在多少儿童的书包里都是那下烂漫画，还有那些迅速瞎编出来的故事。那些迅速瞎编的人都在当富豪了，他们招摇过市、继续瞎编、继续下烂，扩大着自己的富豪王国。很多人都担心呢！我也担心。我们都担心什么呢？我们担心，这是不是会使得我们的很多孩子成为一个个阅读的小瘪三？什么叫瘪三，大概的解释就是：口袋里瘪瘪的，一分钱也没有，衣服破烂，脸上有污垢，在马路上来荡去。那么什么叫阅读瘪三呢？大概的解释就是：没有读到过什么好的文学，你让他讲个故事给你听听，他一开口就很认真地讲了一个下烂，他讲的时候还兴奋地笑个不停，脸上也有光彩。可是你仔细看看，那个光彩不是金黄的，不是碧绿的，不是鲜红的。那么那是什么的呢？你去看看那是什么的吧，仔细地看看，我不描述了，总之我也描述不好。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很多很多年来，人类一直在想办法，让儿童们阅读到他们应该阅读的书，阅读那些可以给他们的记忆留下美丽印象、久远温暖、善良智慧、生命道理的书。那些等他们长大以后，留恋地想到、说起，而且同时心里和神情都很体面的书。是的，体面，这个词很要紧。它不是指涂脂抹粉再出门，当然，需要的脂粉也应该；它不是指穿着昂贵衣服上街、会客，当然，买得起高价也不错，买不起，那就穿得合身、干干净净。我现在说的体面是指另一种体面。哪一种呢？我想也不用我来解释吧，也许你的解释会比我的更恰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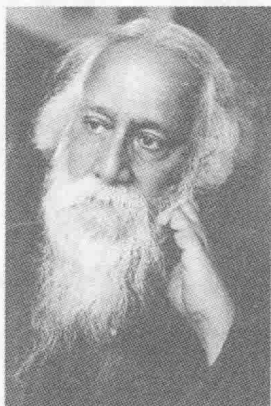
生命的童年是无比美妙的，也是必须栽培的。如果不把“经典”往这美妙里栽培，这美妙的童年长着长着就弯弯曲曲、怪里怪气了。这个世界实在是应当有许多怪里怪气、内心可恶的成年人的。这个世界所有的让生命活得危险、活得可怜、活得很多条道路都不通罗马的原因，几乎都可以从这些坏人的脚印、手印，乃至屁股印里找到证据。让他们全部死去、不再降生的根本方法究竟是什么，我们目前无法说得清楚，可是我们肯定应该相信，种好“处女地”，把真正的良种栽入童年这块干净土地，是幼小生命可以长好、并且可以优质成长的一个关键、大前提，一个每个大人都可以试一试的好处方，甚至是一个经典处方。否则人类这么多年来四面八方的国家都喊着“经典阅读”简直就是瞎喊了。你觉得这会是瞎喊吗？我觉得不会！当然不会！

我在丹麦的时候，曾经在安徒生的铜像前站过。他为儿童写过最好的故事，但是他没有成为富豪。铜像的头转向左前方，安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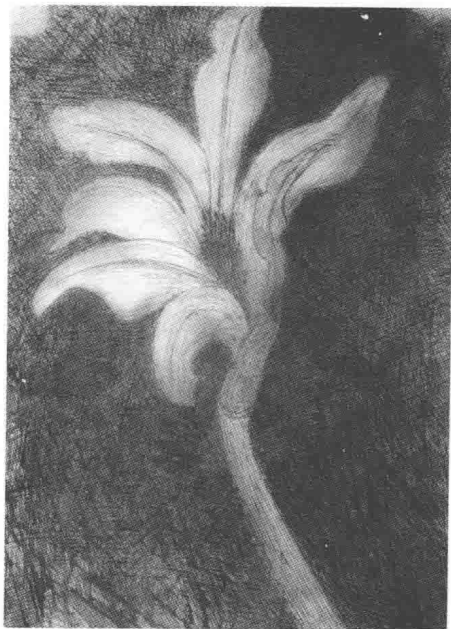
生的目光童话般软和、飘渺，那时他当然不会是在想怎么成为一个富豪！陪同的人说，因为左前方是那时人类的第一个儿童乐园，安徒生的眼睛是看着那个乐园里的孩子们。他是看着那处女地。他是不是在想，他写的那些美好、善良的诗和故事究竟能栽种出些什么呢？他好像能肯定，又不能完全确定。但是他对自己说，我还是要继续栽种，因为我是一个种处女地的人！

安徒生铜像软和、飘渺的目光也是哥本哈根大街上的一个童话。

我是一个种处女地的人。所有的为孩子们出版他们最应该阅读的书的人也都是种处女地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好好种，孩子们也应当好好读。真正的富豪，不是那些瞎编、瞎出下烂书籍的人，而应当是好孩子，是我们。只不过这里所说的富豪不是指拥有很多钱，而是指生命里的优良、体面、高贵的情怀，是指孩子们长大后，怎么看都是一个象样的人，从里到外充满经典气味！这不是很容易达到。但是，阅读经典长大的人会渴望自己达到。这种渴望，已经很经典了！



作者像



LET life be beautiful like summer flowers and death
like autumn leaves.

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译者序

译诗是一件最不容易的工作。原诗音节的保留固然是绝不可能的事！就是原诗意义的完全移植，也有十分的困难。散文诗算是最容易译的，但有时也须费十分的力气。如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草叶集》便是一个例子。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有许多诗中特用的美丽文句，差不多是不能移动的。在一种文字里，这种字眼是“诗的”是“美的”，如果把他移植在第二种文字中，不是找不到相当的好字，便是把原意丑化了，变成非“诗的”了。在泰戈尔的《人格论》中，曾讨论到这一层。他以为诗总是选择那“有生气的”字眼，——就是那些不仅仅为报告用而能融化于我们心中，不因市井常用而损坏它的形式的字眼。譬如在英文里，“意识”（consciousness）这个字，带有多少科学的意义，所以诗中不常用它。印度文的同意字chetana则是一个“有生气”而常用于诗歌里的字。又如英文的“感情”（feeling）这个字是充满了生命的，但彭加利文^①里的同意字anubhuti则诗中绝无用之者。在这些地方，译诗的人

^① 彭加利文，也就是孟加拉文。

实在感到万分的困难；第二，诗歌的文句总是含蓄的，暗示的。他的句法的构造，多简短而含义丰富。有的时候，简直不能译。如直译，则不能达意。如稍加诠释，则又把原文的风韵与含蓄完全消灭，而使之不成一首诗了。

因此，我主张诗集的介绍，只应当在可能的范围选择，而不能——也不必——完全整册地搬运过来。

大概诗歌的选译，有两个方便的地方：第一，选择可以适应译者的兴趣。在一本诗集中的许多诗，译者未必都十分喜欢它。如果不十分喜欢它，不十分感觉到它的美好，则他的译文必不能十分得神，至少也把这快乐的工作变成一种无意义的苦役。选译则可以减灭译者的这层痛苦；第二，便是减少上述的两层翻译上的困难。因为如此便可以把不能译的诗，不必译出来。译出来而丑化了或是为读者所看不懂，则反不如不译的好。

但我并不是在这里宣传选译主义。诗集的全选，是我所极端希望而且欢迎的。不过这种工作应当让给那些有全译能力的译者去做。我为自己的兴趣与能力所限制，实在不敢担任这种重大的工作。且为大多数的译者计，我也主张选译是较好的一种译诗方法。

现在我译泰戈尔的诗，便实行了这种选译的主张，以前我也有全译泰戈尔各诗集的野心。有好些友人也极力劝我把它全译出来。我试了几次。但我的野心与被大家鼓起的勇气，终于给我的能力与兴趣打败了。

现在所译的泰戈尔各集的诗，都是我所最喜欢读

的，而且是我的能力所比较能够译得出的。

有许多诗，我自信是能够译得出的，但因为自己翻译它们的兴趣不大强烈，便不高兴去译它们。还有许多诗我是很喜欢读它们，而且是极愿意把它们译出来的。但因为自己能力的不允许，便也只好舍弃它们。

即在这些译出的诗中，有许多也是自己觉得译得不好，心中很不满意的。但实在不忍心再割舍它们了。只好请读者赏读它的原意，不必注意于粗陋的译文。

泰戈尔的诗集用英文出版的共有六部：

(一)《园丁集》(Gardener)

(二)《吉檀迦利》(Jitanjah)

(三)《新月集》(Crescent Moon)

(四)《采思集》(Fruit-Gathering)

(五)《飞鸟集》(Stray Birds)

(六)《爱者之贻与歧路》(Lover's Gift And Grossing)

但据B. K. Roy的《泰戈尔与其诗》(Tagore: The Man And His Poetry)一书上所载，他用彭加利文写的重要诗集，却有下面的许多种：

Sandhva Sangit, Kshanika,

Probhat Sangit, Anika,

Bhanusingher Padabali, Kahini,

Chabu O Gan, Sishn,

Kari O Komal, Naibadya,

Prakrifn Pratisodh, Utsharga,

Sonartaft, Kheye,

Chaitali, Gitanzali,
Kalpana, Gitimalya,
Hatha.

我的这几本诗选，是根据那六部用英文写的诗集译下来的。因为我不懂梵文。

在这几部诗集中，间有重出的诗篇，如《海边》一诗，已见于（《新月集》中，而又列入《吉檀迦利》，排为第六十首。《飞鸟集》的第九十八首，也与同集中的第二百六十三首相同。像这一类的诗篇，都照先见之例，把它列入最初见的地方。

我的译文自信是很忠实的。误解的地方，却也保不定完全没有。如读者偶有发现，肯公开地指教我，那是我所异常欢迎的。

郑振铎

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六日